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簡肅文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宫

集部六

方簡肅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方簡肅文集十卷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於途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尚書良永已先卒謚簡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為河南按

察使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良永當正德時歷任封疆皆著丰采乞休後廷推屢及輙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中進退頗為不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為本色其論劾朱寧一疏慷慨壯烈猶有牽裾折檻之風又嘗豫決寧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大

計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入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即所為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為孫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方簡肅文集卷一

明　方良永　撰

奏疏

劾朱寧疏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方良永謹奏為還民財以消民怨事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

重於强聒而一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陛下亦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乎又知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乎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托也我有親臣可依任也我罔敢知固有知之者矣臣則以為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為莫如

朱寧寧也出自賤氓甘為民養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無是理也無而有之其愚耶病狂耶不然歟也陛下俯聽臣言即甚愛寧必大怒也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

無以對細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立擡曰我受朝廷厚恩朝廷為我立感恵祠我豈不知此事貽害朝廷百姓哉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為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泪俱至於邑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追此尸
素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
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
行而有司徵價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椎膚剥
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於監司監司欲言而
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繹於途矣新
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巽辭謂
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許苟豫知之必不為也

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頭太監既為之矣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指朱寧也其勢焰之薰灼可知矣臣反覆思之方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寒多虞饋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晝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緫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宜其卻此無名橫斂於談笑間直易易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是孰為孰使之哉陛下之義子亦陛下之

親臣也陛下反思及此能不寒心臣獨怪朱寧之忍於負陛下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揺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也臣所謂陛下有親臣而不為用者非耶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陛下之錫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忍為負恩之賊犯此必誅之刑意必真愚

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如故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是不有陛下也陛下又何取而必欲子之乎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可也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乞急勑都察院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

價盡給還民未欽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揺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也悔之晚矣臣不勝激切痛憤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汪奎齎抱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浙藩乞休疏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方良永謹奏為乞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四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丁父憂起復為因不謁劉瑾揑寫旨意著臣致仕正德五年瑾誅蒙起湖廣按察司副使陞廣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轉前職竊念臣本布衣蒙憲宗純皇帝作養孝宗敬皇帝登用歷事陛下以有今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職分所宜豈可言去緣臣有不可

不去者三臣母陳氏年踰七十景逼桑榆臣心思母心逐雲飛母心思臣度日如歲此臣之情事迫切宜去一也臣賦質薄弱近者跋涉兩廣侵冒風濕力疾上官實欠精健若不速歸必為客鬼此臣之乖蹇宜去二也臣素無學識小就依宜乃令處此重地秋毫無補貽害地方若不速歸恐妨賢路此臣之匪才宜去三也負三宜去而不去是之謂不知耻以不知耻之人而竊陛下之美官清議不容也伏乞察臣初心許臣休致使臣得申

烏鳥之情遂首丘之願免瘝曠之誚陛下之賜踰九鼎矣臣雖歸老猶能歌咏聖德以答殊恩於不忘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某齎抱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按公自論奏朱寧之後即上疏乞休銓曹以公歷官中外素負節操而是年朝覲又首膺旌典不允所請後公又連上二疏乃得奉旨致仕今此其第一疏也後二疏已散失俱存其略謹附録于左以見公進退

出處之詳云後學鄭茂識

乞休第二疏

其畧曰臣蒙陛下付以旬宣重任畀以兩浙重地中夜以思謂左布政使之職上溥德意下霈蒸黎其責也今臣備員於浙幾一年矣甫寅而出盡酉而入不過錢穀簿書之煩非能為陛下宣布膏澤以蘇兩浙之困尸曠素官臣實恥之高位厚禄豈宜戀戀久居臣近為地方彈擊權貴政未知陛下何以處臣臣官不足惜倘從末

減先賜譴歸臣之心所至願也伏惟陛下垂察焉

乞休第三疏

其畧曰臣誤荷洪恩罷巳云至更一轉移則上有襃封可耀其前下有廕敘可庇其後罷且未涯是亦何負於臣而臣乃汲汲求去若厭此寵榮然者豈性與人殊哉誠有可言非敢立異臣之月俸柴薪俱巳住支印信巳交參政周曾署掌自甘棄置不敢虛飾惟陛下垂憐俯遂放歸田里不勝願幸之至

起用巡撫乞終養疏

致仕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方良永謹奏為乞恩終養事臣原籍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見年六十一歲由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陞員外郎廣東按察司僉事丁父憂起復為因不諂劉瑾矯旨著致仕正德五年八月瑾以逆誅蒙起臣湖廣按察司副使歴廣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轉前職又因劾奏朱寧騺鈔殃民尋乞致仕家居六年正德十六年恭逢陛

下入正大統寧以逆誅蒙聽言官交章論薦起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勅諭至臣郊迎庭拜望闕謝恩祇受訖望輕恩重感極涕零竊念臣入仕三十二年實歷一十三年備嘗苦辛甘投閒散不謂遲暮之年親際聖明之會凡在臣工孰不忻幸勉圖自見臣有此遭逢正宜罄竭平生上答知遇朝拜命而夕啟行臣之分臣之心也緣臣實有大不得已者臣母陳氏年已八十精力衰耗卧病踰年足艱步履動須扶

掖使臣在官得聞母病猶思歸養况在母側親見病重豈忍暫離進止憂惶莫知攸措輾轉圖惟殆廢寢食臣惟忠孝一道君親一體時乎竭力於家與夫委身於國惟其所當罔敢適莫如臣今日悃愊之懐則實有大不得已者陛下寤寐求賢内外之臣忠純體國賢於臣數等者何限舉以代臣則雖無臣亦不為少而臣得盡心侍養以終母年苟於風化少有禆助亦臣報荅之萬分一也臣於大義若兩難臣之私心實獨苦伏望陛下俯

垂憐憫追寢成命勿以例拘容臣以原官終養别舉賢能以充任使非獨遂微臣移忠之願亦大彰陛下勸孝之仁臣幸甚臣母幸甚臣不勝懇切祈憐之至縁係乞恩終養事理未敢擅便謹具本令義男方錫齎捧投進

伏候勅旨

再乞終養疏

致仕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方良永謹奏爲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於前疏已辭免今職祈

終母養然臣自受命以來日夜憂懼雖有忱辭猶慮阻格若候吏部查例上請不容陳乞移文到臣然後再疏則萬里往還留連歲月久虛地方重大之任愈增徵臣違慢之愆是以冒昧再疏令原差義男並齎連上臣切念今日之事揆諸情義兩不可已臣母年已八旬身嬰痼疾桑榆之景理不可長臣雖有弟有子有姪可以代養然臣身為長子分義自重使臣仰體眷命勉強即程或恐旬月之違遽成幽明之隔則臣之忍心不孝何所

於逆大節既虧平生喪盡將使宣和導利之時而有不
得其所之物與賢彰德之具猥及無足爲用之人是臣
之出既無能全事母之情又無以完事君之節陛下何
取焉此臣之所以甘冒斧鑕不辭煩黷甚非得已也伏
乞陛下察臣之言哀憐其志普曲成之大德持獨斷之
乾綱特出俞旨俯遂臣請臣與母幸甚若陛下必欲臣
備使令不終棄之則臣年雖及耆力未衰憊正如李密
所謂事陛下之日長也臣於此時必能勉策駑鈍不惜

馳驅以副奇遇以報鴻恩亦如諸葛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犬馬惻怛由衷之至情也豈敢固飾虛讓以上欺陛下哉臣臨疏不勝祈憐之至緣係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理未敢擅便謹具本仍授義男方錫齎進伏候勑旨

繳勑疏

侍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方良永謹奏為齎繳勑諭事頃蒙起用擢臣前職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時因

母老連具二本奏乞終養該吏部題奉欽依方良永所
奏情詞迫切暫令在家侍養俟母病痊之日起用又該
兵部題奉聖旨方良永待有相應員缺用他欽此欽遵
移咨到臣不謂母子温存重荷乾坤覆庇喜溢尋常報
乏絲髮為照前項地方既弗親臨所有原奉勑書應合
進繳慰私情於萬里已覃錫類之仁隆大孝於三宮益
篤惟親之教臣無任戴德欣躍之至謹具本並原勑齎
進以聞

辭月米疏

終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方良永謹奏為辭免恩賜月米事本年五月十六日福建都司舍人寇定順齎到吏部咨文一道為奬孤忠以勵臣節事該巡撫都御史姚鏌奏吏部覆題臣居官素謹家無贏餘合照月給食米事例量示優崇仍通行撫按所屬地方但有居官居鄉節行可稱如臣之類者一體優禮等因節奉聖旨方良永既居官素謹著有司月給米三石養贍欽此欽遵

移浴到臣事出異常恩踰素望捫心内愧實不自安臣

惟月米者朝廷所以惠養老臣非累朝耆俊著有勲勞

特奉優詔者不得濫與臣歴塵仕路三十餘年未効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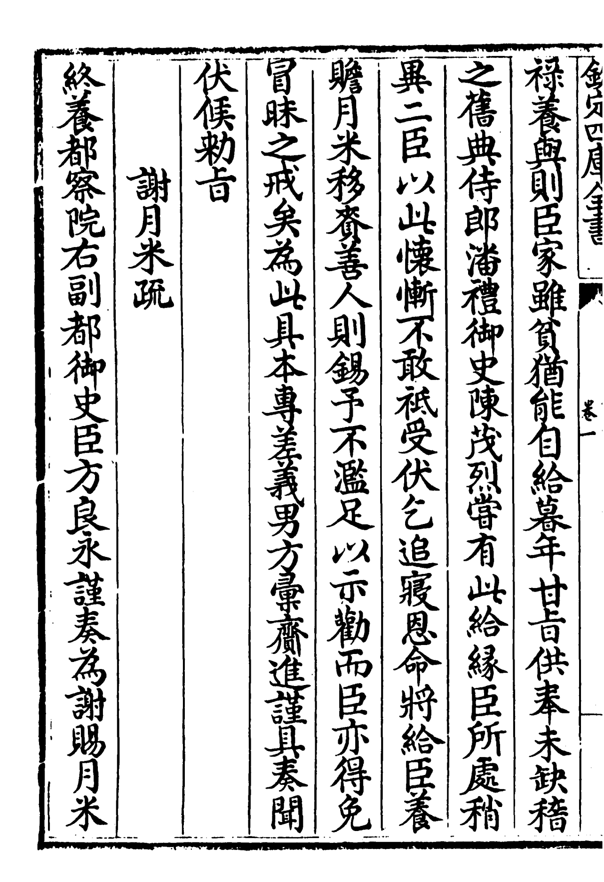
埃之報顧惟愚戇不能徇時再忤權奸奉身以退陛下

龍飛之初猥蒙起用臣以母老且病不忍輒離懇乞聖

慈容臣終養而又冒援恩詔得與見任官一體封贈榮

及三世陛下所以施於臣與臣所以受於陛下者皆云

過矣今復有兹月米之給尤出望外将以臣母老不得



祿養與則臣家雖貧猶能自給暮年甘旨供奉未缺稽之舊典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嘗有此給緣臣所處稍異二臣以此懐慚不敢祗受伏乞追寢恩命將給臣養贍月米移賚善人則錫予不濫足以示勸而臣亦得免冒昧之戒矣為此具本專差義男方彙齎進謹具奏聞

伏候勑旨

謝月米疏

終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方良永謹奏為謝賜月米

事臣近具疏辭免月米蒙旨已有成命不准辭者臣叨冒殊恩實慚非分感承德意惟切激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懋皇極治每先於率孝祿則重於勸廉如臣迂庸亦荷優異顧為養方榮而毋身不待徒感傷於風木重頹汗於素餐撫枕自嗟指天為証誓秉有終之操及茲未死之年崇雅黜浮冀有成於大化補山益海庶少竭於涓埃臣下情無任激切感荷之至謹具本稱謝以聞

再起巡撫乞休疏

起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方良永謹奏為乞恩辭免重任事正德十六年恭逢陛下御極蒙起臣前職撫治鄖陽時以母老陳情蒙聖恩月給米三石養贍終之日有司具奏起用母沒之後臣已懇辭月米服闋之後臣亦自甘棄置不謂聖明重此甄録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奉勅總理粮儲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竊念臣學本愚陋性惟朴忠山林之日雖多廊廟之憂恒切況十

戴寸心曾無少盡而一家三世洊受洪恩委身以報此惟其時是以聞命遂行炎蒸不避已於八月初四日隨帶家人二名兼程就道然臣志雖勤而福分素薄年未耄而病骨漸衰八月二十四日行至浙江衢州府痰熱交作晝夜弗寧荏苒自擁艱於前進夫畿輔重地也糧儲大計也保釐之寄要在得人如臣孱劣何以堪此記曰量而後入臣豈不自知哉不得已冒瀆宸聽乞賜垂察許臣休致是終始成就臣使得以退為報矣臣不勝

願幸之至為此專差承差丁表民齎抱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休疏

起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方良永謹奏為懇乞天恩辭免重任容令休致事臣自正德十年以布政使致仕遭際陛下御極中間屢沐殊恩非只一事亦非只及臣一身邇膺新命再召簪竭報稱願犬馬微忱雖曰恒切而蒲柳弱質望秋先零臣於八月二十四日到衢州府

地方距臣發莆之期甫二十日耳痰火上炎怔忡內作恐妨重任上疏乞休而志念未灰猶欲為陛下剗除奸弊少蘇東南凋瘵之民仰答洪造然後已舟次厭喧移入古刹病卧旬餘痰火日盛飲食減而肌削精神耗而心驚雖得該府給藥遣醫日來診視臣自度病勢非藥力能降孤身客死無益不得已再瀝誠悃冒犯天威伏乞察臣初心憫臣末路特發俞旨許臣休致亟選才識老成委以保釐重寄貰臣悮事之愆遂臣首邱之願臣

一面輿疾南還就醫以聽進止家鄉在望庶其有瘳臣
荷陛下覆載生成之恩至此即隕首捐軀何以為報哉
臣不勝懃懇祈憐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柳集齎抱
謹具奏聞伏候勑㫖

方簡肅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方簡肅文集卷二

明 方良永 撰

序

贈都憲鄭山齋公巡撫江西序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乎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剥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聖明下列毒俊內無疵政而外絶釁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者葢寡吾友

山齋鄭公之際亦竒哉當左轄江西時逆濠肆虐擘斷無諱轉移大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不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文致于罪卒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輟廵視貴湖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逮左之戍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猶公危雖公亦自危也廹反狀既露逆兵猝起皖城扼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已有訟公之寃即其家

而起之者飛龍利見大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
天下更始顧兹江西甫定之邦非老成宿望以拊循鎮
讋之不可而公廵撫之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竒公亦
自以為竒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猶濠時
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奸尚在公亦無此拜拜
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繩愀摧暴以
弘大新政保釐西人如書所謂不剛不柔詩所謂不吐
不茹公固有以自副也抑善作者不必善成得於憂患

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公孝友貞諒廉而寡與論事侃侃不詭以狥文章刊落葩藻根據理要無詖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履危歷險衡慮困心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於所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由是而進之臺之省以繫天下之重又何往而不可乎予不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因書之以為行贈

贈大理丞黄後峰先生北上序

聖天子既登宸極首徵耆舊列於大僚莆以六卿起則有見素林公又亟録先後忠諫罹害若干人復官晉秩卹亡有差莆以九卿起則有後峰諸君子後峰得禍最奇故酬之也特異吁其盛矣抑獨莆盛哉國家氣運於斯為盛莆有人以當之適遭其會耳雖然莆亦可畏也予耳目所及彭惠安公之嚮方震而見素嗣之見素方大震而後峰嗣之誰謂後峰發軔一疏其赫然震耀乃與二公均耶予嘗三復其疏矣首之以崇聖學繼之以

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終之以建儲貳凡六事
事為之防言無所隱指斥權奸如叱奴隷開陳利害不
諱死亡讀之使人毛竦骨寒悲憤生而痛哭繼之也竊
意憫時憂世之疏言之剴直痛切氣之勁奮激烈心之
至誠惻怛如後峰者不兩見也後峰自成進士時目擊
時事每憂憑不食入官以來日見奸雄勢盛即忿塡胸
臆蚤夜弗寧嘗曰此輩何術輒能簸弄熒惑如此其甚
耶又曰吾不掃除此輩甘與共立於朝非夫也其至誠

惻怛蓄之也久故其言直氣勁自與心謀如弩發機豈容但已疏與蘭溪陸子汝亨同上陸亦心服之弗賛一辭昔者箕子比干皆以諫顯孔子稱之於異代不曰忠而曰仁容非以二子之自靖者同一至誠惻怛爲仁乎予因是而知至誠惻怛固人臣諫君之本也本之不立始而爲之終必悔外而彊之内必畏畏與悔諫之辱也世不有以忠鯁入以回佞出者乎名之不可虛竊也如是夫後峰性醇而行潔識遠而學優志之所嚮直以古

人自期而自視恒退然不露圭角爲文厭雕刻而雋永有餘味其足以追步二公非直一疏之鏗鍧也勛名事業在他日者駸駸乎其宏以大自茲始矣大理𣞬至後峰謀諸素翁翁曰非常知遇不可不答也山齋曰平生抱負不可久鬱弗彰也子亦曰時哉弗可失也子行矣毋讓夫和聲鳴盛言非前日之言任重致遠固此氣也昌其言無餒其氣以自副其初心所至無前又烏知不有聞風而起踵吾之後者乎陸子之鄉有楓山章先生

者位尊望重而齒高孔子所謂仁人也維舟往謁必未
語心孚而重有以相告也

贈陳敦賢給諫膺薦再起序

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出與處也匪出處之為大不輕於出與處之為大也一偏一曲之士平時不灼見真知臨事輒依違遷就而乾沒不已果於忘世者又往往率意而任情其於出處且不知為何物無惑乎立乎其大者寥寥於天下也頃者奸宦怙寵竊弄威權欲逞彌天之

惡首銜士夫之口於是肆為殘刻賊害忠良流毒天下中外之臣殞身於桎梏竄戍榜笞者非可一二數其幸存者亦困踣顛頓朝不謀夕當是時也出乎處乎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居其職嬰其禍則誼不可處必蚤見必豫待必不徘徊顧戀而視富貴如浮雲夫然後可處即處於大節也無負故夫痛憤激烈出危言以觸禍機至亡身喪家有不暇恤者有見於不可處之誼也是與阿媚惧巽盡棄平生曾不少愧者雖不可同年語要之

見幾而作又或一道也有臣瞿然體不勝衣而燭事變於未形棄美官而不惜雖使壯士莫敢齊驅吾耳目所及敦賢一人而已間有能竝之者亦出一時之感發未有炳於幾先而豫自裁决者也是果何道而得此哉乎生的乎有定見也臨事確乎有定力也不然出樊籠而遊寥廓夫豈尋常尺寸者所能辦哉及乎奸官伏誅正人嚮用再起之命簡在宸衷促行之檄繼出銓部君乃惰然改圖不以終老林谷自甘而以乘時建立為急不

以前之處為足以自固而以今之出為得其本心是又暗合於古人憂違樂行之意信非偏曲之士所可擬也君之車馬有行色莆士夫家食者咸重君之出於是太學生林以正為請於大叅陳君待徵圖其意通守林公而下若干人詠其實而猥以序屬予予亦以迂踈觸諱幾蹈虎口而後處者視君之既明且哲政爾有愧予何敢序君哉雖然予於君同領鄉薦有廿餘年之雅兹又濫附薦書而起即不辱以正之請亦宜有言為君贈况

請之勤乎君今又一出矣屢廢黜之艱者多懷顧忌幸際會之易者或忘報稱君思前日所以廢我者為何今日所以起我者為何其泛然耶固不足為重輕如以其忠鯁廢而復以忠鯁起者君可不圖所以報稱而忍於顧忌以自負厥載耶夫保晚節之難與成大名均也君而徒處猶無責也徒出焉人且議其後矣予嗣令將即君之始而要君之終即君之已然而究君之未然君其無以自負以負予為也此固諸士夫之所望也君始為

給諫多所建白出其餘力工詩文善畫有遠致茲人人能道之予不復贅

贈郡丞林以賢之官安慶序

林石渠子以賢初授郡丞也得江西之瑞有治績績又最於治盜未幾以憂去服闋改丞安慶安慶於古為皖為舒猶荒服於今為畿內則大郡也以畀以賢俾佐守以理人與地無兼得耶以賢取道歸掃松楸既來别予請所以為安慶予應之曰驟試子以未甞試也固優輕

車熟路於郡丞也何有然不敢不有以告也逆瑾擅命漁獵郡邑貪黠吏盜府庫以媚之不足又因以漁獵其民網罟所施鷹犬所至富商鉅室無遺者瑾悅而已之橐亦溢則揚揚焉坐待徙秩誰復為世道計加以兵荒薦至官廩無終歲之儲數年來銖蓄寸累不能復其舊之什一財之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為政者急所先不此之務而簿領之役役即使精明炫赫亦無裨於緩急况本之不端則所謂銖蓄寸累者入私室耳為身謀耳

民且不信民之不信以在民上吾未見其能丞也以賢避席曰禄也不敏向嘗領是教以治瑞而瑞治安慶當江淮之衝非瑞比去留都不能千里固襟喉也萬一盜起倉卒南北受敵勢必棘恐未可以瑞治治顧有加也曰地有僻要勢有難易治之道一也兵不足募可足士不勇信賞可勇是果可以口舌文告為哉抑非獨藏富於官安慶緒之軍圍睢陽也使城中公私皆有儲積必不至以茶紙鼠雀代食愛妾可生城可恃以無恐然觀

巡遠之捐所愛如所憎而民亦信之弗去是豈瑣尾者能辦哉城守具備爲河北二十四郡之光顔平原可法也夫以子之才當子之年又值此晏然無事之時其能使安慶果安且慶也必矣無巳安慶自有故事亦存乎其人耳以賢再拜而去翼日鄉縉紳醵餞之於陳子玉光之室使予主其席酒數行玉光作而言曰石渠子事先生爲高弟子兹行得無言耶予曰諾乃隱几與語者示玉光玉光曰此守責也稽戎籍之盈縮而取盈焉丞

之責塞矣何責石渠之備予曰丞守之貳丞之責詎止此耶此特當務之急耳於是王光亦然予言遂書為贈以賢之官序

贈考功劉紹功北上序

約齋劉紹功甫既免喪北上予姪重熈為乞贈言重姻誼也約齋與林石崖齋名於予輩行無論後先皆予畏也二君者能為古文辭馳騁軒輊不苟雷同尤淬礪行檢尚友古人石崖峭㧞寡合約齋温潤易親性殊而趨

一也意氣交孚實重予助今約齋行猶奪吾一臂即弗為請予固將張之也約齋初授刑部主事以才望選入吏部故刑法選法咸精無冤於有罪亦無冤於有德比奔父喪復以適連持祖父母喪執執在疚者五閱歲人情弗堪獨奉母治葬事又葬所未葬凡七喪旁及姑叔毋力不足貸以充人難之五年之内未嘗以衰經入公門聮千人以私雷孟升侍御治莆時毀淫祠數百區鬻以備賑約齋亦取其二稍有私議不知其為業師與舅

氏增立錐地官價自輸祠歸二貧士人又難之鄉長老父行者視猶父祖行者祖視之敵已以下貧交者情愫不改退自節抑人亦忘其為吏部官家子弟隷僕類怙侈張皇陵轢鄉社輕侮寒畯約齋羣從素醇謹衣食於其家者長給薪水少供洒掃候門將命稍縱輒斥之人不知其為吏部僕夫忠之移於君也自親始治之移於官也自家始約齋事生死兩無負矣有君如此忍負之乎恂恂乎無傲於鄉之人矣容肆焉以傲官長乎冒嫌

疑以恤乏飭臧獲毋怙寵矣有待下毋恩馭吏弗嚴乎抑非其至也寧忍貧弗屑枉已峙砥柱于頽波此大丈夫之事也充而極之可以塵金玉銖軒冕獨請謁絶乎哉向也歛其施修之於家令也起而攄之於天子之廷晉而岳牧而卿佐又晉而宰執皆此道也予奚能增益其所未至重煕曰規以輔之約齋之屬望也此頌也非規也予以約齋入必復為吏部嚴畛域之限杜私覿之門吏部故事也然則石崖之峭拔乎予將進之於是曰

約齋外和内剛此非所慮予惟文之垂遠必與道俱者也約齋能為古文辭予惟進之於道乎治其心養其氣融會乎宇宙古今推移恒變之妙體驗乎陰陽動靜開闔消息之機上達乎天地萬物生生化化之原渾涵浩博包括無遺操縱弛張惟意所適夫然後敷道之腴飾道之器駕唐軼漢挽先秦而上之予又奚能逆料其所至重熈曰是可以副約齋之望矣

贈郡守馮檢齋公入覲序

明年春正月適維外臣入覲之期吾郡守馮公行健以興化去京師八千里先數月戒行則今年七月也或止之曰公至郡七年矣年勞政望皆當大拜報旬月至矣盍少留弗往公曰吾慮不及此吾之欲往也意有大焉者夫人莫不欲覩所未甞覩以為此生希濶奇逢今皇上入正大統即位一詔百姓鼓舞咸以為堯舜復生延頸跂足恨不咫尺闕庭以覲太平天子吾不煩介紹不假左右先容得平步赤墀仰瞻龍袞顧不欲往耶正人

畢起奇俊淵朝凝峻表儀巍然太平卿相彷彿乎夔契之再見欲履其堂階接其丰采聽其言論以自表見者衆矣弗往無由也更化以來敲朴弛朘削罷民熈熈然俯仰足於事育而禮教興唐虞風動時雍之化可擬也吾往而經歷閩浙淮濟至止京畿目擊盛治宣為詩歌以形容太平氣象亦創見也吾於是惟不爭先覩之為快何憚一往而坐以待遷乎郡丞李君卿式等乃製錦為軸屬予贈言予謂公之意則然矣又惡知吾君吾相

聞公治郡之良不須其來以行陟明之典如漢虛丞相位以待黃頴川賜郭荊州以三公之服者乎故事司府官來朝吏部擇其治行卓異者奏旌之有大燕之錫賚鎰之頒而超擢繼之類數十年一舉難之也予濫與之後已十年矣又惡知吾君吾相不因公至復舉行之乎秉彞好德無間賤愚鳳凰芝草世間指而爲瑞公之名淵天下又烏知所歷所止之地不有輕萬户侯而願見公者乎則公茲往也誠所謂希濶奇逢不容自已者也

雖然公在則寮寀有所依憑蟄嫠有所覆庇訟簡盜息而吏蠹不生愛公者固欲公之留也公既弗留遂捧檄而北余固知其不上下交慰不止也諸君曰是可以壯公行色故書

贈節推傅公擢倅常州序

是歲正德已卯夏六月擢吾郡推傅君美政通判常州府事報知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立石道左以繫去思莆士大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部檄至君捧

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可為耶曰否大
慰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也奚為而不可無
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慽耶曰否升沉遲速命也而
半刺端寮倅車分乘又得大郡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慽
尤哉若是奚為其不懌也曰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
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孚惴惴焉勛名損於作推時
是惡耳松厓子作而解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
易也民俗信異士夫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

心未始不同也君嘗再涖興一涖杭杭之去常不數百里而近興之去杭不千里而近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而無間於興令何獨疑於常龔君之故以無變于初常之人有不信耶予嘗見君禔身矣氷寒蘗苦一介非道義不以取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察其隱而開其迷必小大不究乃已又見君之與人矣遇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輒為理而或干以私則婉而拒之以是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興與

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邪而猶退焉若怯而惴惴焉以為憂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之欝於中者將無以自慰今釋然矣敢𡚁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升與三庠文學蔡君希淵輩製帛為軸來乞序文予詞也拙無他說以張之乃次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之為贈行序

送黃公悅之任合州學正序

予濫竽己酉鄉薦同榜之士凡三十三人每燕集聚晤

必以遠大相期祝三十三人者亦磊琨奇特自負不少蓋會合之情勝故愛助之誼周勤苦之志酬故直前之氣壯勢則然也不數年間聲迹浮沉萍梗西東有幸而獲選遂占朝籍者有偃蹇不售卒登鬼錄者有拘於格例隨牒冷官而實非其志者瀕中之間令人感慨向之所期漫不可考若予與郭君思修黄君公悦鄭君汝華三四輩則相知自未遇時所責望許與者固皆相信於平時非卒然相遇姑相標榜以矜詡夸大之云故窮通

好醜未易移易思修倡曰吾儕繼自今其毋激毋迂惟時卷舒惟志毋渝惟道之與俱予三人者從而和之遂相與奉以周旋罔敢墜失庚戌癸丑予暨汝華繼登甲榜官郎署思修亦領海陽學諭就職公悅獨挾其所有以須再舉了無彼此形迹之拘予時因壯之丙辰之春公悅僅亦以合州學正去州去京師萬餘里學正職雖清而寒氊斷簡兀兀窮年苟憚遠嗟卑誰肯樂就公悅顧若遊近畿都顯仕然非其於出處之際訂之審慮之

周而惟時卷舒者能之乎公悅往矣於所謂志與道者
辛卒勉之常禄之供聊以自給商貨賄事請謁凡可以
汚吾之所守者一切屛去旦夕立諸生堂下授以槼矱
課其勤惰必使施諸人實有諸已毋飾虛文應故事以
取譏誚則志立道行向之所期真無愧負矣公悅之祖
少叅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綽有聲稱百年喬木蔚乎
蒼蒼公悅方務培植灌漑以達其枝使過而息者莫不
躊躇瞻戀不忍舍去斯爲克世其家又何假予言而後

興哉然箴規者朋友之責况予與公悦兼有姻戚之雅誼固不得而終默也思修逈隔無緣相語汝華方以公委督儲于通公悦朝發而夕至矣試以予言質之以為何如

送徐元嘉掌教安仁序

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其職之所繫大而非細也今天下士得預禮部試者往往白首以待甲科而恥於為師儒至以相訾毀師儒之設其端使然哉官小則勢

輕禄薄則利微勢利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使師儒下有趨走之吏足張其威禄之所入者足以周族戚及孤嫠則固樂而為矣抑其晨鐘暮鼓規規於訓詁文字之末平時抱負鬱不得伸功名之士固亦不肯屑就亦匪専為勢利拘也嗚呼是二者皆非也是皆可為世道慨也若吾徐生元嘉其免於是也夫元嘉以宿學妙年屈第乙榜授安仁學諭去衆咸惜之而元嘉獨欣然以喜其言曰吾家徒四壁嚴侍見背今適有禄而不為慈親謀

是重吾不孝且吾非惡夫甲科而故為是矯飾也顧所欲有大於此者即其言以觀其心勢利功名視如苓通其與毛生之檄殆同趨向尋常尺寸之士未易窺也向予家食時元嘉嘗從予遊予視其動容溫乎玉之在璞讀其文辭沛乎水之東注間探其志則確乎不移直欲嚮往以希諸古予時於儔衆中獨以孤鳳擬之今則果符予言元嘉往矣藍輿迎致旦夕承歡其樂融融固將畀槐棘而輕彝鼎區區甲科之得失烏足重輕然宗族

稱孝於士為次元嘉止於斯而已乎因其所已至勉其所未至礪行檢以為身謀嚴絜矱以為門弟子謀即是以悅乎親則甘旨之奉滫瀡之供非徒口體之養安仁士風薫蒸鼓舞於感化之餘出而用世皆知所重非吾元嘉伊誰啟之是則所謂善人多而朝廷正庶幾皆可以無愧負不於師儒有光乎其或隨行逐隊漫無警省徒竊祿養之名苟焉以玩愒歲月則猶夫人也於師儒乎奚取吾固知元嘉必不為此矣今制凡師儒官六載教

有成績者許復赴禮部得與天下士角以元嘉之充乎内而修乎外者起而應之必得甲科躋華要以展盡其底藴今日所就詎可為元嘉量哉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予敢以是為元嘉異日祝

送林宗盛分教宿松序

興兩庠文士歳應貢來京師授校職去者鄉縉紳例有言為之贈弘治己未夏五月郡庠貢士林君宗盛實領安慶府宿松司教行有日地官主政陳君子居等以予

與宗盛友善肆以贈言見屬予稔知宗盛矣林望于莆爰自九牧瓌人俊士相繼代作入國朝來若其族伯絅齋先生之磊磈奇特從祖澹軒先生之温良慱雅皆以文章魁天下隱然一時山斗文印相承科第踵接一門羣從以經學負時名者無慮十數而尊甫長源先生隱居授徒工於書畫間作五七言詩不事摹倣亦自成一家宗盛承奕葉文獻之傳沉靜寡慾有志嚮往甫髫齓即嶄然見頭角為鄉先輩推重比長聞見博而學益充

文益肆在行輩中莫與相軋予淺且陋過辱不鄙往還論議麗澤漸潤者十餘年得盡見宗盛所謂文說理精考據審辭旣爾雅意亦獨到無沿襲鉤棘之弊每私試題目盤錯輪囷衆愕眙相視噤莫措一語而宗盛命筆洒然無窘束態數百人中屢占首選予意其源流遠而造詣深以舉進士宜若俯拾芒芥然顧亦偃蹇不售僅以例授令職而晚進崛起者或反先焉詎非命耶惜其文者咸謂之曰子年未中身而文士之網羅尚在遲之

歲月以圖後舉亦桑榆之收也奚斷斷就此為解之者曰禮有禄仕子二親垂白在堂得升斗之禄為旦夕養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也就之宜予竊謂不然朝廷以文取士校職職文教也文之邪正士習關焉校職之設夫豈徒哉今天下之文弊也極矣高者鍛鍊雕琢恣其詭險必聱牙詰屈不可句讀然後已下者剽竊掇拾務為辯博至蔓延草積使讀者厭倦思睡猶不自覺誠得如宗盛者百餘輩布满學宫以為斯文領袖剗其弊以

返于醇豈非士習之幸而乃下擬於抱關擊柝諉為祿
仕之地非過歟古之人嘗其施昌其文者多矣宗盛之
應固云弗稱其文不既昌乎況其所施未為全嘗獨不
可以自慰乎世固有梔蠟其文以儌倖一時乃亟棄於
既仕之後如棄筌蹄者君子視之猶蛾蠓也雖擢巍科
都美官奚取焉故凡膺校職者雖慄慄焉恐負可也遑恤
乎他宿松亦文邑也予故於宗盛之行為語時文之弊
使之宿松知所取裁云宗盛之族子世隆在實從子希

瀅希範四進士皆以文歌鹿鳴而起者使聽予言必有合也試歸以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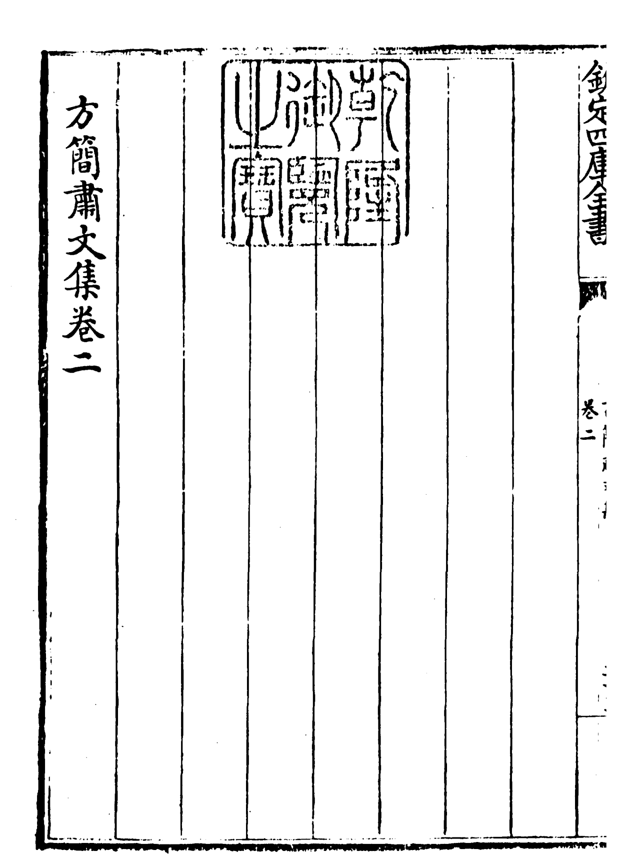
送鄭矩軒之任輿山序

國朝以明經取士士由是途進者非明經不取然有遇不遇存焉同治一經也講解之精切其說同敷衍之明暢其文同或一試輒捷或累試而北不知命者往往歸咎於有司至謂通塞由人開終南之捷徑植桃李於私門惑之甚也吾友矩軒鄭先生元德學邃而行潔家庭

之所授受師弟之所傳習莆以治尚書名于時如矩軒者百不一二數偃蹇四十餘年僅以歲貢起又三年乃得一校官迢遞萬餘里入興山謂明經者必在所取何矩軒之不遇耶予未暇極論理數遠稽古人試即矩軒同氣之親及門之士徵之其兄元燦郡庠生元濙儒士與矩軒同時並稱私試聯居首選學者翕然從之而元燦竟齎志以歿元濙落落一布衣且老求如矩軒之小就皆不可得謂非命耶所傳受於其家如正郎于成縣

尹士望于其鄉人子弟如主政黄君俊劉紹功郡守朱與弼郡倅黄汝為試政洪鳴雍皆成進士予姪重熈予子重杰洎五六人皆膺鄉薦而矩軒反悵乎其後相去迥隔謂非命耶知命者不憂吾觀矩軒胸次磊落不肯少屈其平日正大之氣嚴肅之行要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易者校官雖小其責重與山雖僻其民質矩軒之往也身以為準言以為訓其所陶成必有傑然挺出取科第躋華要為時名人與中州並者命能限矩軒之身

不能限矩軒之教況高山大川自蜀來者欝乎九疑之峭拔上揷霄漢浩乎灩澦之奔流一瞬千里皆足以豁人心目拓其才而廣其量矩軒之所得命又能限之耶予知矩軒者不告以自學教人之事徒反覆乎命之一言夫豈不知命不足道哉盖將以解夫不知矩軒者之惑俾不例視以尋常校官云耳



方簡肅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簡肅文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高天球

方簡肅文集卷三

明 方良永 撰

序

贈郡貳朱侯秩滿九載序

皇帝元年戊申錢塘朱公士容以儲才試吏部第優等來同知興化府事既十一年戊午公滿九載將獻績去陟明有日郡之寮寀若衛帥若邑大夫若兩庠文學若

鄉之貴宦咸屬鉅筆贈公以美成績致厚期而屬予言者郡尚義官某等凡若干人也予弗工於言然素辱公愛又重違某等之請誼不可終辭惟士涖政强勉以善其初久則寖懈以弛者恒情也其不然者才且良者也惟民於官居位則畏其威滿則幸其去者勢也其不然者官之才且良足以感悅之也若吾朱公性嚴而方質敏而精自其韜屈之時涉歷淹貫其於不懈于位以媚乎民者已素計熟定於胸中不腆敝郡辱公來臨雖卧

而理可也而公山澤之癯若不勝衣其始至也民或懼其憊而奪於吏吏或虞其艱於持久而得以售其術公竊念曰治民猶治田也嘉穀是親稂莠為雠者善治田也愆黠吏以稂莠吾民咎將誰執故公以讐其悍明以燭其欺詳慎嚴密以擿發其隱其或放縱為奸格弛公令者公悉置之法不少貸吏於是縮首咋舌莫敢肆其故態以為民緇蠹公乃察土風覈強弱禮其良鋤其慝疏決其凝滯蘇息其凋瘵比及三年苛除嬈解而公之

政行矣公曰未也吏不禍民而已未臻於理也持之六年吏果信公之不可犯惟公指揮民亦寧於幹止果見吏之不足畏兩税登三木廢而公之政孚矣公曰猶未也民不畏吏而已未底於成也持之九年漸磨久而誠意交事中律度物循軌則民與吏相忘而公之政聲暴於下烝於上矣夫公欲治民必先之治吏明公果斷閱九年如一日非才且良而能之乎昔曾子敬稱龎士元非百里才使得治中别駕乃可展其驥足别駕今郡貳

也驥以儗君子政取其才良也然則公非所謂其人耶或專指理尺籍之精審者譽公小公者也善最書而異擢至又公所宜有而不足多者也予故略之而書其大使公因予言而益堅其素履於異日則愛公頌公者豈特一興人哉

贈郡守張白齋公致仕序

士君子之出處無常惟其是而已實見得是者蓋寡矣嗜進者溺於出非也恬退者甘於處亦非也何品藻人

物者恒退是予而司銓衡者亦每注念於若人而奬以示勸庸非以出之非是者徒為失已而反是猶足以勵俗故耶於戲此可為世道慨矣若吾郡守白齋張公之出與處其皆庶幾於實見得是乎抑直為令所奬予而徒收勵俗之誉乎公少有奇節厭俗學為文辭必上躐魏晉為五言詩必出入陶謝𩬊𩬊陳黄或時出新句奇崛變化如龍行天蛟出壑雷電晦冥風雨交作人莫之測公既邁往即無意進取有勸公舉進士輒掉首弗答

至尊翁先生督責之嚴乃不得已為科舉業既成進士
復棄去故於詩若文造詣益專擅名者反後焉由進士
為大理為吾郡馭衆惟寛莅事惟簡不屑屑取能吏名
亦不求速化公庭晝寂則託興寫懷時與素翁右臺相
酬和間洒茅龍作草書適勁有體石翁内翰殆不能過
公於富貴泊如故在郡六年乞歸者再今年春歸心益
急公牒屢上而巡按藩臬諸公咸慰留不可公乃自上
疏情迫詞懇若不能一日留者其視緋衣象簡曾不若

角巾野服之便䨦挺五馬曾不若扁舟短棹之適黄堂畫戟曾不若茅齋几研之幽以凈莆山水雖竒勝曾不得一遊亦孰若四明之湖光嵐翠為公所有可以朝夕至之為樂宜公之决有歸志也巡按胡公知公不可留乃援恬退例為乞轉官致仕上亦嘉公志下吏部議擢公福建叅政俾得遂所請以去報至公欣然戒行李就道若公者其始終完名而無玷缺者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公之出無以是乎遯之九五曰嘉遯貞

公之處亦何負焉故謂公為出處皆是可也謂為今所奬予而收有勵俗之譽亦可也何也勇於退者難乎其人也兩庠諸文學感公之德相率請予文以贈予亦辱公知者又忍以不文辭故叙公出處之正以壯公行且以復諸文學之請公琦名君玉字鄞望族也

贈邑侯雷君獻績序

均之任也縣難均之為縣也麗郡多士夫尤難麗郡守掣其肘志柅弗行多士夫責備者衆煩言易興令脂韋

其間自貽尸素之羞者往也過為礉激甘速中傷之禍者亢也二者胥失也不尤難哉莆亦難邑也來令予莆者弗往弗亢下宜民上獲守中信於士大夫耳目所及得二人焉令御史大夫洪公克毅進士雷君孟升是也克毅公炯炯見芒角君沉塞渾涵具有遠識紛乎吾前並成敗利鈍而臆之無錙銖爽故視天下之事若無難為視篆甫閱月守檢齋馮公繼至民方跂踵以須協心之政士夫方旁觀異同以驗成敗君亦未敢必守之知

且信既而心孚道洽如出一軌民所便者君曰可守亦曰可輒行所不便者君曰不可守亦曰不可輒罷治化旁流聲名並起莆士大夫莫不欣然異之何其難而易邪物以類應人以心感心異跡不可强而合夫廉而不劌平而不苛君是心守亦是心莆士夫亦是心是惟無感感則必應有相成而無相忌見其易而不見其難君常俸外無長物自奉菲惡庭絶饋遺之跡孔姑臧賈偲遊有然者子視吾民敲朴弛浮費節營繕不興鬻子輸

稅者涕泣贖還之召之於上蔡何之於益昌似馬追呼之符不授於徒隸受賕蠹法之吏縮首屏息冠巴東周淅川之遺風矣齋醮樗蒲諸禁則陳雩都之正俗也堤堰斗門之修則會稽之興利也使君澤於外而漆其中乃號於人曰我廉平我廉平誰其信之人弗信守士夫可深紿耶政成入報必書上最留必為御史君亦將不難為御史矣君行合莆士夫屬予贈言予故從而敘述之使為縣者知難易存乎其人而不繫於其地也

贈郡博蔡我齋致仕序

士君子提身之大節有二明義利也決去就也然未易能也溺於利者忘義急於就者恒依依不忍去有如我齋其庶乎我齋少承庭訓長從陽明王先生遊有志節不為俗學丁卯舉于鄉試禮部不第意教官可就陽明先生止之曰子以教官為易為乎其瀕卬於人一也自是歸卧不出者十年丁丑成進士仍初意疏乞得教授吾郡上官未浹旬日即欲辭去曰陽明先生不我欺也

鄉縉紳懇留之乃與諸生約端趨向篤踐履毋傲以亢毋諂以卑毋脂韋突梯以媚世諧俗於是贄節餽遺皆不受養毋之外泊如也於是祭必禋潔鄉飲必慎選擇弗襲其故也於是司教以憂去者有助諸生之貧者有助弗量其出入之豐約也甫六閱月士風翕然丕變而去志復作矣十月望日具冠服辭聖廟即別諸生曰吾無緣師汝矣諸生咸咨嗟垂涕跽而請曰弟子之遊郡庠也遠者二十有餘年近者十年七八年又近者三四

年乃今始得吾師何來之暮而去之亟耶我齋曰吾之去也猶吾之來也陶靖節彭澤八十日而吾倍之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師諸生知其決不可留乃奔于鄉縉紳又羣留之不可乃召命畫史肖其像將祠之而乞言以頌其美予聞有道者重內喪已於物謂之倒置之民我齋明於義利之辨決於去就之幾如此不謂有道之士邪予知其去而歸其鄉也不徒放浪江湖自適其閑雲野鶴之性而已將以鄉先生自處以所得於父師者陶

鎔後進考德問業者不虛其來異日出而仕焉皆將自樹立以無我齋愧則其去猶就也顧不偉哉而諸生戀戀不忍之意猶鬱鬱乎弗紓予辭也拙無能遽解之

贈朱司訓秩滿序

弘治十年丁巳春三月上澣是為郡庠貳教朱先生秩滿之期闔郡士夫曁所與同官交遊者皆感其平素惜其仳離各求諸縉紳士之能言者言以贈之於是邑庠貳教吳先生率其寮友謬以序文見屬予故吳先生門

下復於先生有夙好言雖陋誼不容辭乃為之序曰官不必崇要於職之稱施不必博要於心之誠誠則動物而職之稱在是强勉修飾以取媚一時者其術易窮及其久也衆怒羣猜惟恐其去之不亟伊誰感而惜之又誰追而思之乎今之就教職者恒以其秩之卑而所施不溥為恨遂並與其官而曠之葢未之思也一命之士先後挾所有以教吾郡邑者多矣其善於去者予耳目所及得二人焉其一曰邑掌教浮梁程先生應韶程之

得代也送者數百人為文凡若干首瀕行之日咸歎悒浴嗟若去其親戚然是豈可以倖致哉程既去後四年復得先生先生之始教吾郡也人謂其敏而年少歷履未諳易視之先生嚴其約束徐而導之乃敦本實以抑浮靡門生有郭紀者與其弟纓友恭無間先生首表於儔衆中禮而異之衆自是翕然知所嚮方先生於寮友處若昆弟善則相成有過則相規正於賢士大夫之家食者師而友之嚴憚切磋所積益充以肆郡守黄岩王

南郭公嚴毅方正最慎許可先生事之不亢不阿情義既孚聲聞亦馳遂兩檄先生署平海僊遊學事適僊遊令缺復以先生署掌邑事葢知先生之所蓄足以勝之無疑也若是者謂非一誠足以動物爲克稱其職者乎世之人乃謂人心可以智籠術馭而忠信仁義果無所用不亦厚誣也哉今日之去人咸感而惜之也固宜去而思之於後也亦宜然此未足爲先生多也先生嘗告予曰世路嶮巇知止不殆一丘一壑亦足自娱繼自今

我其反我初服陶我天真矣予首肯之而中末之信先生言之至再予竊私謂先生信人也其誠於退也猶其誠於進也斯言尚不妄然猶未敢實以告人也今先生去矣其果不為聲利所奪以無食其言豈非清時一盛事哉然恬退者士君子之美行崇奬恬退者朝廷之懿典戔戔束帛又烏知不起我先生於寛閑寂寞之地耶予不佞好成人之美故於贈言之章樂道之以壯行色

先生名鳳别號忍菴世為浙之嘉興人

贈王司訓致仕序

莆所謂文獻之邦也仕莆者匪政之難亦教之難匪政教之爲難難乎其人也有其人則政譽四馳聲教旁溢其來也惟恐後其去也惟恐亟而綣戀不忍舍之情往往於臨别見之此人心之公也可倖致哉予家食七年矣歷觀夫司政教足以繫屬人心於不解者得二人焉覺軒雷孟升我齋蔡希淵是也嗣希淵而去者誰耶休齋李子興翠晩王裕夫得無似之乎裕夫峭扳自信恥

為陰回奄媚之行少不好狎長益肆力于學微言奥義剖折其精口耳誦説者見之其容赧然補邑庠生私試每列優等藩臬諸公爭致為弟子師裕夫嚴立條約莅講席正襟危坐立門下士於兩隅欽肅無譁講罷閉門不出或夤緣至前乞通關節即厲聲斥之立麾使去其不可干以私如此故諸公咸愛重之以數奇屢屈場屋竟以貢入太學銓授吾興司教私喜曰吾不能隨計吏以角禮闈而得試内庭教名郡吾願足矣始至稜稜然

人莫敢親徐察之心地皦然不獨異不茍同不矯以外飾於是門弟子憚其彊直士大夫服其嚴重郡之長貳亦以其不阿也異視之然卒孤立難合裕夫不恤也齋居無事書聲琅琅如童子時日以詩文自課皆有體裁可諷誦與諸生講解經義必紬繹古聖賢立言之旨聽者洒然肅還於經者或讓焉夫教人自自學始裕夫好學至老不倦而其為人與為教又足以厭服人心宜其來也人幸之去也人惜之昔晦翁以青天白日磊磊落

落為君子而歸之梅溪裕夫梅溪後也其亦求無忝厥祖而肖其大也乎顧予言不足為裕夫重而予友黄主靜林與平合謀於衆必予言之屬曰吾師意也予故為序人心之公以為司教者勸教勸政亦勸庸知無因予言而興起者乎裕夫之鄉有憲長伯韶者予同年友也其平生自許也不輕裕夫歸與之遊其必有合也夫

壽陳隱君七十序

陳隱君宗器氏予舊友也性嗜學樂與鉅公碩士遊弱

冠執經李內翰之門與今右臺林見素同筆硯公視之不敢輕以忽提學未軒黄公重許可恒語人曰陳生每見必以疑質殆非今學者所居涵江迤北距城無慮二十餘里向自予病歸被斥歸及今謝事歸輒來造吾廬不憚再至阿堵烱然言談峭直叱唾奸諛如不欲與同覆載人以戇視至論其先王父鹽城教諭公先大夫封員外郎公伯兄少叅東洲公性行遺事鏗鏘炳發能使人聳聽歆豔今年七十矣正月十日誕辰也戚屬黄瑀

鄭諒如千人將以是日觴隱君為壽二子者豫詣予乞言乃揖而進曰是善士也壯歲抱璞弗售即以所業付震器九成而甘於韞匵先隴與宅第之隙松蓋森鬱不易株計半其手植宅右結屋數楹榜曰萬松以寓志因以自號日游息其中賓至瀹茗燃香論往事或雜農談景與意會時於詩發之若憒然無預人世也惟郡大夫當讀法以賓禮延致一出歲饑為鄉邑乞減稅一出旱禱雨致齋一出休養如此是不與造物者爭也間推緒

餘以鎔陶後生綽有型範旁通黃岐堪輿之術亦自名家嘗試輒效弗利厥報波潤于鄉如此少孤奉母蔡宜人能終慕事東洲與仲兄山林野叟如溫國之於伯康也嘗為東洲請闕白貝錦之寃艱險不避祀事必嚴墓謁以時圯必修敦于倫紀孝于先也如此是壽之基也故年躋七衮皓髮丹顏行無蹇步由是而耋而耄期殆必得也先生雅知隱君昌俢以文夫澹而無求固養神之道況基之之厚如前所云隱君之壽其有涯耶二子

之言足徵也予復何言雖然二子之乞予言也隱君意也予曷敢辭遂書以與之俾藉手為隱君壽

壽林西坡七十序

深山長谷多難老之民而長生久視全其天年者必鳩居㪉食倥侗而顓蒙原壽者數為此言非以其逸且拙耶信斯言也通郡大邑多材藝知能而飛騰宦路者將不得以壽稱耶西坡林君景初莆望族也居郡城東少辟公府以年勞為保昌尉出入瘴鄉恒戒嚴罔敢弛備

亦不遑暇逸矣而君也擘畫有方事集而譽起爲從事而官長悅之爲尉而小民頌之咸曰材且能是豈拙者所能辦哉致事家食餘十年今七十矣視聽步趨猶壯年也髮强半猶鬒齒猶固面猶渥丹坐立無欹倚飲醇嚌胾前後不待祝而無哽噎即今驗後踰七而八而九而百歲可前卜也其壽也不與向所言不類耶予意壽有相有基君方面大耳豐頷廣額背厚而胸夷且有眉豪項絛固壽相也心地平曠與物無競赴人之急不遺

餘力以幹蠱付伯子顯揚事責之仲子無役役以犯既衰之戒時與劉孺人並坐高堂指揮家政或夷孫而嬉閨門雍肅間速客西坡草堂歡洽竟日不昏眩於聲色之娛固壽基也君之壽不以是耶難者曰原壽之言固為未融子之言亦未必盡然也子之妻祖古康先生西坡從父兄也眉稜僂起額凸眼凹顴横屬於耳癯然一翁而年踰八袠何也曰是皆壽相也子以朕膂求之耶抑予此言固淺壽基之說子得復破之乎曰此則祝壽

者之常談夫人能言之子焉得擅其説且世亦有不培基而黄其面台其背龍鍾以耄者何曰此殆所謂適然之數倖也非獨壽也貴與富咸有倖而致者矣君誕辰在仲冬十又七日予圖所以為壽别無竒語故書此以為華筵頌禱之助

壽章太安人詩序

稱人之善必本於家庭之教而母教視父兄為尤切稱人之壽必本其人之有德而女德不越閨壼為難知然

則奚從而攷亦徵諸其子而已矣不觀呂榮公不知有

申國夫人不觀歐陽文忠公不知有韓國夫人不觀崔

庫部不知有盧夫人昔之名公鉅卿由母教而成者未

易悉數吾郡伯馮公壽母章太安人岳池望族也少歸

其先主事公閨門有度每誦侯夫人子皆母致之言即

以母教自任相主事公宦遊以清白傳郡伯成進士為

戶部時迎太安人就養京邸比得郡又奉而南郡伯之

言曰吾母意也非徒養也蓋將以便教責即此已可以

覸太安人之賢不誣今覸郡伯下車以來崇儉約絶遊讌�速客亦不張樂一切浮費裁省無遺其慎如此庸非太安人有事事循規蹈矩之教如申國乎俸入外無長物鄉士夫餽遺弗受甘旨之需平鬻于市自奉猶未遇時也其廉如此庸非太安人有貧乏好消息之教如崔母乎斷獄既審克矣猶惴惴焉宽在細民之恐不任情為喜怒其敬于刑如此庸非太安人有求生無憾之教如韓國乎由郡伯而知太安人之有教由太安人之

有教而知其有賢德德壽之基也今年躋古稀神清體健珠翟霞帔坐高堂以享一郡之養拜子婦若孫於堂下樂融融不可名狀夫豈偶然十一月廿有五日設帨之辰也鄉之士夫與邑庠之僚屬咸議製錦軸以為壽郡伯入啟太安人止之曰士夫之賢而仁者事之友之僚屬之廉者禮之其不然者督戒之汝之職也奈何以我誕日重勞羣公諸執事乎其為我固辭我方以汝父不逮為慊無賀也亦不敢以宴即此又知太安人賢於

人者遠而基夫壽也將未易涯然詩文業已具吳郡博
士蔡君希淵偕其寮莫君必亨李君子揚王君裕夫合
冊於邑侯雷君孟升共得詩若干首而余僭為之序是
舉也樂而思文而質敬而不諂有三善焉其可傳為故
事也夫

方簡肅文集卷三